



茶桌上的年

□田渊

闽南人过年,茶不能断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,不少人家中的茶桌上总是萦绕着铁观音的香气。此时有客人来拜年,主人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寒暄,而是泡茶。烧水、温杯、下茶、冲泡……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,让热茶缓缓注入杯中,也好像按下了慢放键,让人可以慢慢“话仙”,好好相聚。

我家的茶桌摆在客厅一侧,上面是一张老樟木茶台,用了十多年,台面早已被茶水浸润出一层油亮的包浆。父亲心爱的一套白瓷茶具,平时舍不得用,盖碗和茶杯的釉色依旧温润如玉。每逢过年,这套茶具才被取出来沏茶,父亲总说这是好茶配好器,是待客的诚意。

泉州人正月泡茶,一向有仪式感。比如初九这天,父亲一大早就坐在茶桌旁泡茶,沏好的第一杯茶要敬天地,第二杯敬祖先,之后的几杯再分给家人喝。敬茶时,他总是端着小小茶杯,对着神龛恭恭敬敬地鞠一躬,然后把茶水洒在门槛外面。若是孩子们询问这样做的原因,他便笑着说这是请天地和祖先一起和我们过年,讨个好彩头。

春节期间,来我家拜年的客人不少,一些喜欢“错峰”的亲朋会等年轻人去上班了,才出来走亲戚,当中有远房的亲人,也有多年不见的老同学。每来一拨人,父亲就会重新烧水泡茶,多数客人落座后,都是先端起茶杯抿一口,赞一声“好茶”,接着才打开话匣子。大家聊的话题五花八门,有时说自己打拼的事业,有时讲孩子们的学业,有时还聊家乡的变化与过往的趣事。一壶茶喝完了再续,话题也像茶水一样绵延不绝。

闽南人喝茶还有个规矩,那就是倒茶的时候要“关公巡城,韩信点兵”——先沿着每个杯子“巡”一圈,保证每杯的浓淡一致,最后还要将几滴茶水均匀“点”入每个杯中。父亲对这种倒茶手法了如指掌,做起来也很熟练,每次都能让细细的茶线在几个茶杯间来回“游走”,且一滴不洒。他说这不是展示泡茶的功夫,而是为了让每位客人都能喝到一杯好茶,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心意。

我年少时不爱喝茶,总觉得茶汤的滋味苦,父亲便在茶杯里放一颗冰糖,搅一搅再递给我喝。后来长大了,我渐渐懂得品茶,能尝出茶汤的回甘,正月里也愿意陪父亲一起,同亲戚们围坐饮茶,闲话家常了。过年的茶桌也是老朋友重聚的地方。记得有一年正月,父亲的老友难得回泉州探亲,便抽空来我家叙旧,那日在茶桌前坐下,父亲与老友起初什么话都没说,只是默契地端起茶杯对碰了一下,再一饮而尽。之后父亲重新泡了一壶茶,两人才开始交谈,一说就是一个下午,那壶茶也不知换了多少回茶叶加了多少回水。

如今过年回家,我没事仍然喜欢坐在那张老茶桌旁,请父亲教我选茶、温杯、掌握水温冲泡时间。我们父子俩经常面对面坐着,也不说太多话,一壶茶递过来,一壶茶接过去,那些不善表达的情感便在茶香里慢慢化开了。



（CFP图）

有人形容闽南人的年味,一半在饭桌上,一半在茶桌上,饭是热闹的,茶是悠长的。我对这话很认同,因为如果说围炉是年味的高潮,那茶桌上的叙旧便是年味最温柔的余韵。

土楼炮影里的年声

□李坚固

午后的阳光斜斜漫过土楼的夯土墙,将鹅卵石天井染成暖金色。土墙外的空地上,十丈高的竹竿早已立起,竹骨扎成的“炮城”悬于半空,层层鞭炮如鳞甲环绕,顶端“满天星”的火药芯在风里微微颤动,像极了古钟跳动的心脏。

“攻城炮!”随着一声吆喝响起,土楼的木门被推开,雕花窗棂后也探出无数脑袋。一群青年们手里攥着备好的鞭炮,袖口挽起露出结实的臂膀,孩子们则挤在石墙根下,手里挥舞着红纸小旗。攻城炮是湖头镇的传统年俗,相传是从郑成功军营的练兵游戏演化而来,现在这抛掷鞭炮的动作,也从军事技能变成祈福的仪式——谁能点燃炮芯引爆“炮城”,谁便被视作来年最有福气的人。还有长辈说,炮声越响,来年的日子越红火,炸散的是旧岁烦恼,迎来的是新岁安康。

站在土楼的二层廊道,脚下的木板发出咯吱声响。楼下的“炮手”们已排起长队,点燃的鞭炮在手中滋滋作响,红光一闪便被奋力抛向高空。有的鞭炮刚升至半空就炸开了,纸屑如红雨纷飞,有的则擦着“炮城”的边缘滑着,引来人群一阵惋惜。不远处,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正给“炮手”们递鞭炮,这位也是制作“炮城”的手艺人,他的手指布满老茧,那是年年扎制“炮城”留下的印记。只见老人一边提醒围观的孩子们小心,一边叮嘱“炮手”们抛掷鞭炮要稳要准,这样心诚了,福气自然就来了。我凑过去一打听,才知道本地人制作“炮城”时讲究古法,竹骨要选五年以上的老竹,鞭炮要手工串起来,最顶端的“仙人祝寿”需由老手艺人亲手扎制,点燃后会展开一幅斗大的“寿”字,甚是有趣。

忽然,一阵急促的噼啪声划破喧闹。只见一串鞭炮精准落在“炮城”的中层,火星瞬间引燃了火药芯,层层焰火次第绽放,“金龟磨”旋转着迸出五色光带,引得孩子们欢呼雀跃。土楼的墙角下,几位老人正眯着眼睛笑,不时低头耳语,我猜或许是聊起了他们年轻时在土楼前抛掷鞭炮的情景。

暮色渐浓时,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。一位年轻小伙接连三次抛掷,鞭炮都在半空炸开,第四次尝试时,他深吸了一口气,瞄准“炮城”顶端奋力一掷,鞭炮终于稳稳挂在“满天星”的引线旁。火光一闪,整座“炮城”轰然炸开,无数火星腾起散落,犹如银河倾泻。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,那位小伙也被众人簇拥着接过奖品,脸上的笑容比焰火还要明亮。

炮声渐歇,红色碎纸落了一地,土楼的灯光也亮起了,“炮城”的余烬里,仿佛还能闻到淡淡的火药香与竹屑味。大人们麻利地收拾着竹竿与工具,孩子们跟在一旁收拾未燃尽的炮仗,兴致未消的一群年轻人则聚在一起讨论着攻城炮的技巧。直到夜色渐暗,土楼里飘出了饭菜香气,一切也慢慢归于平静。不过年味并未散去,等到正月十五,还会立竹竿、扎“炮城”,再闹一回新春,我不由得心生期待,盼着元宵节快些到来。

行春

□张祥容

最近的泉州街巷热闹非凡,人群中有着拍照“打卡”的游客,也有提着礼品袋去串门的本地人。早年间,这种走亲访友的方式也被叫作“行春”,是家家户户过年联络感情的重要仪式。

过去,“行春”很有讲究,谁家先去谁家后去,带什么礼物,待多久,说什么话,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。大人们常说这个“规定”不是写在纸上的,而是从小到大,一年又一年“做”出来的,通常是看家里的长辈怎么做,听他们怎么说,晚辈们自然而然就学会了。

我儿时记忆里的正月“行春”,第一趟是初二回娘家,那天阿母一早便开始准备伴手礼。“标配”是一箱橘子、一盒糕饼和一小包糖果,再加上给外公外婆的红包。橘子得挑一些又大又圆的,装它们的箱子上还要贴一张红纸,写一个“吉”字。

之后一直到元宵节,都是母亲带我出门“行春”的日子。她会提前列好一张拜年名单,按照亲疏远近排好顺序。先去的是至亲的兄弟姐妹家,接着是世交老

友以及厝边头尾关系好的几户人家。每到一家,母亲都会提醒我进门第一件事是说吉利话,比如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或“阖家平安”。

正月里,泉州人招待“行春”客人的不只有好茶,还有各种甜口的茶配和糖果。这些食物通常装在一个多格盒子里,不少还是“古早味”,例如花生酥、冬瓜糖、橘红糕、寸枣、麻糍等。我小时候尤为喜欢吃冬瓜糖,这种裹白霜的小糖块,咬在嘴里又脆又甜,就像是过年独有的味道。

若是收到客人送的礼物,主人家定要回礼,绝不让人空手而归。往往是分别时,主人家从自家的年货里挑出几样东西让客人带走,有时是一包自家炒的花生,有时是一袋手工麻糍或一盒糕饼。

“不能让客人空手回去,不好看。”这是阿嬷经常说的话。于是经常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母亲出门“行春”时带着一袋东西,回来后那袋子依旧塞得满满当当。各种伴手礼在每家每户之间循环往复,你送我一包糖,我回你一盒饼,他给你一袋橘子,你再送他一碗菜头糕,到最后,谁家的东西是哪家送的,已经完全分不清了。但这恰恰是闽南人“行春”的精髓——重要的不是礼物本身,而是这个“来来往往”的过程。每一次的赠予和回馈,都是一次情感的确认和加深,那些提在手上的袋子里,装的更是厝边头尾之间说不完的情分。

记得有一年正月,我们去邻居王伯伯家拜年,因为当时手头拮据,他家过年的年货置办得很简单。阿嬷出门前特意多带了一些伴手礼,除了一大盒糕饼,还添了一包好茶叶和一条烟。到了王伯伯家,阿嬷只是照常聊天

喝茶,临走时打算悄悄把伴手礼留下,没想到被王伯伯发现了,可他一时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回礼,急得脸都红了。阿嬷见状赶紧拉着王伯伯的手,笑着说:“自家人不兴这套,你把身体养好了比什么都强,来年再请我喝茶就是了。”

那天回家的路上,阿嬷跟我说:“做客和回礼,不是做生意算账。人家困难的时候,多给一点,少要一点,这才是厝边该有的样子。”后来王伯伯家境渐渐好了起来,每年过年我家拜年,都要带来一大袋年货,坐着跟阿嬷聊上许久,话里话外皆是藏不住的感激与亲近。

现在,“行春”的方式简化了许多,很多人改成用微信发红包、视频拜年。而我依旧喜欢在正月里出门走走,提着几样简单的伴手礼,去亲朋好友家里坐一坐。若是带着孩子同行,我还会提起以前“行春”的趣事,告诉他这个年俗“走”的不是礼,而是情谊,只有多走动,邻里亲情才不会变淡。

“粕丸”金赤赤

□吴奋勇

正月里回老家,一下车就看见母亲正站在木梯上,往屋檐下横架竹竿。竹竿上挂着一捆捆葱头,颗颗饱满,根茎丛生。听她说最近地里种的葱长势喜人,打算多摘一些晒干做“粕丸”。

外地人初听“粕丸”,会纳闷是什么食物?其实它就是“炸肉丸”,因为本地人将榨完油剩下的渣称作“粕”,便也把炸得焦脆的肉丸称为“粕丸”。

父亲是出色的乡厨,过年也闲不下来,厨房向来是他的“主场”,做“粕丸”时,他也从不用绞肉机,说是“刀剁的肉才有魂”。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干葱头,在圆形的木砧板上,被菜刀反复剁着,“笃笃笃”的声音在天井和厨房间回荡,我就知道父亲在做“粕丸”馅料了。

入盆里,拌上地瓜粉,再加入盐和胡椒粉,接着撒入姜末、五香粉和酱油,父亲便用手反复揉捏。待盆里食材搅拌均匀,还得“打浆”,也就是将调得稀稠适中的米浆徐徐倒入盆里,再拿筷子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,直到肉糜渐渐“起胶”,可以缠住筷子。父亲说这个步骤很关键,因为浆要打得“醒”,炸出来的“粕丸”才蓬松,浆打“死”了,做出来的就是实心疙瘩,口感不好。

父亲确定油温高低,全凭经验,往往是张开手在锅面上方一探,估摸着锅里的油烧至六七成热,他便左手抓一把肉糜,虎口一挤,右手用润了油的瓷汤匙轻轻一刮,一个圆溜溜的丸子便“滋”地滑入锅中。生丸子先沉底,随即冒出细密的气泡,不一会儿,便缓缓浮起,开始在

油面上打转。这时父亲会拿一把笊篱,极有耐心地轻轻拨动锅里的丸子,等待它们的表面逐渐变色。锅里的丸子仿佛约好了一般,在某个瞬间一齐“哗”地漾出赤金般的色泽,那不是浮光掠影的浅黄,而是从内里透出来的鲜亮色泽。父亲的脸被热气蒸得红润,额上薄汗映着油光,鬓角也沾了些许热气,只见他舒了一口气,一边乐呵呵地招呼我来看,一边感叹道:“瞧瞧,金赤赤的。”

“金赤赤”是老家的方言,刚出锅的“粕丸”金黄酥脆,模样用这几个字形容再合适不过。看见“粕丸”炸好,我肯定顾不得烫,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。一口咬下,丸子的外层酥脆,内里却无比蓬松滚烫,肉的鲜、葱的香、姜的微辛,混着肉的油脂在舌尖散开,让人倍感满足。

我家正月的餐桌,“粕丸”是从不缺席的,一颗颗堆在青花大碗里,好像一座小小的金山。怕孩子们吃腻,父亲还会变花样,有时将“粕丸”铺在焯过水的翠绿芥蓝上,有时让它们“卧”在亮堂堂的鸭汤里,吸饱了汤汁,外皮微酥,内里绵软,又是另一番滋味。为何过年要吃“粕丸”?母亲解释说是闽南语中的“丸”与“圆”同音,吃了“粕丸”,寓意新一年的日子会过得圆满,金赤赤又暖烘烘。

假期结束返回城里,不知吃什么,我又学着父亲的样子炸了一盘金赤赤的“粕丸”,还往肉馅中加入一些胡萝卜丝和香菇碎增加风味。当那“哗”的变色瞬间在眼前绽开,我不禁心头一暖,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厨房,守在父亲身边,等着那一盘刚出锅的年味。



最艰难的是等待,最美好的是值得等待。



种子落地迎春耕

□刘宏仪

在我老家永春,新春不只是阖家欢聚的节日,还是一年农事的起始。本地还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初一贺正、初二走走、初三探亲戚、初四种落地、初五隔开、初六掏粪肥、初七拿扁担植楮……”意思是正月初一要祝贺新年,初二和初三可以出门走亲访友,到了初四就要准备种地,初五之后回归平常生活,不仅要给田地追肥,也得扛起农具去干活了。其中提到的“种落地”,以前也被人们用来指代正月里最要紧的农活——播撒稻种,培育秧苗。

在闽南乡间,春耕一向讲究时令,太早播种,气温偏低,种子容易受冻,不仅难发芽,成活率也很低。而太迟播种会导致秧苗生长过慢,之后来不及插秧,就耽误了一整年的收成。因此有时正月来得晚,种下地的时间恰好在新春里,田间地头仍可见农人们忙碌的身影,年俗与农耕,也就这样在初春时节中自然相融了。

春耕用的稻种,总要提前五六天进行“备种”,得先把种子浸泡在清水中,半日后捞出装入布袋,接着置于温暖的地方催芽。之后几天,这些种子白天要移到屋外晒太阳,夜间再挪到灶台旁,借着灶膛里残留的余温,让种子快些破壳露芽。

到了播种当日,农人们都早早下田,翻土耙地,整理出一方方平整的秧圃。整理秧圃很费时间,往往小半天过去,土地才变得松软平整,接着将发芽的稻种均匀撒下,还要盖上一层烧透的熟土灰。听说这种熟土灰既能防止鸟雀啄食种子,又能为种子保暖,是助力秧苗生长的天然肥料。

盖好熟土灰后,农人们会在秧圃两侧插上竹条或芦苇秆,搭成半拱形支架后覆上一层塑料薄膜,再用泥土压实。如此一来,小小的秧圃变成一个简易的保温箱,可以抵御早春的寒意,也能让种子快些生长。这样一套工序做完,新春播种才算圆满完成。

儿时在下乡,正月播种是孩子们的“必修课”。跟着大人下田帮忙,耙地、挑土灰、撒熟土灰、搭支架,冰冷的泥水浸透鞋袜,泥浆溅满衣裤,又冷又脏,总让孩子们心生抱怨。大人们说得最多的话却是:“时节不等人,春日不及时播种,夏日何来收成?”朴素的话语里,藏着农人对土地的敬畏,更藏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。

如今又到雨水时节,春雨润物,地气回暖,正是闽南春耕的最佳时机。旧时全靠人力劳作的场景已经悄然改变,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,一人便能管理大片田地,大人们的各耕活计变得高效,孩子们也不必再像从前那般下田帮忙劳作了。不过大家顺应时节、勤劳耕耘的初心从未改变,就像此刻老家的田地仍然依时耕种,稻种入土,秧苗待长,年的热闹与田的生机相伴相依。



（CFP图）



古人过正月初九

●游寺题诗
出处:此日不须题岁月,一回来作一篇诗。
——宋·王洋《正月九日携儿侄游宝庆寺》

●渡江远行
出处:乱流孤艇换春声,又向津亭数去程。
——清·梁鸿志《正月初九晨渡江发浦口》

●雨后观湖
出处:黄昏檐溜垂瀑,清晓晨声满门。湖光万顷何似?小沼先吹散纹。
——宋·范成大《正月九日雪霁後大雨》

●郊野探春
出处:春风先到北山寺,欲雨未雨烟峦重。
——宋·张耒《正月九日北山雁照寺》

●听雨思亲
出处:春窗梦破夜沉寂,浙沥寒声竹里来。
——明·赵完璧《正月九日梦与春泉先兄凭栏看花赋诗觉来记首二句续补一绝》

●雪中赏梅
出处:霰雪纷纷晚倍寒,梅花清瘦不禁看。
——宋·赵蕃《正月九日微雪二首其一》